

# 人生的答卷

中国保尔吴运铎

刘书良著  
八一出版社

人生的答卷  
——中国保尔吴运铎

八 一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人 生 的 答 卷  
——中国保尔吴运铎  
刘书良著

---

八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宏伟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81-0127-8/K·6

定 价:7.00 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反映中国保尔、《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一个穷孩子出身，参加抗日战争，从事军工生产，在实践中摸索，克服重重困难，成长为我国著名兵器工业专家的感人事迹。歌颂吴运铎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以及他千方百计地关心教育青少年、残疾人、的高尚品质。

# 序

尽管我知道书良一直在埋头创作一部关于吴运铎同志的长篇纪实文学，但是，现在得知这本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后，仍然感到惊异。我从来不怀疑他的创作才华，而是说他写这部书的当初一切显得那么渺茫。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就怀抱着一颗雄心。

每年都有一个春天，每天都有一个早晨。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等到这个春天、这个早晨的。

从萌动写书的想法，到把一本数十万字的大书整整齐齐地摆在案头，特别是写吴运铎这样的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书良同志熬过来了。我佩服他这种精神。

肯定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一天，书良约我去看望吴运铎同志，我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之前，《文汇报》发表了我创作的报告文学《吴运铎，你是一棵大树》，他呢，则为吴老写过专访一类的文章，我们和吴老都是老朋友了，串串门是人之常情。也许我们没有带什么采访任务，互相谈得很投机，无话不说。吴老讲了许多笑话，有的是他在新四军制造炮弹时的爱情插曲，有的是他在“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起来后要逗那些看守人员的趣事，还有的是他在五十年代创作《把一切献给党》时的酸酸甜甜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想，过去我采访他时，他为什么不这样无拘无束地畅

谈,使我失了许多生动的情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当时我没拿着笔记本和钢笔出现在吴老面前时,他就不把我当作家看待了,只是朋友之间没有后顾之忧地神聊。是不是这也算作一条经验:作家、记者们收起你们的采访本,去和采访对象作朋友间的对话。诸位从这种不是采访的采访中受益将是很大的。

以后,吴老的身体状况不好,先是住进了市里一家医院,接着又转到了西山的工人疗养院,直到他离开我们都是在这儿的。我和书良几次去看望了他。每次见面,还是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相当丰富,相当生动。这时候,我突然有所悟地说:吴老几次和我们交谈的这些事如果咱们记录下来,肯定会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平时总是正儿八经地采访,得不到这些宝藏。可惜我没有做笔记,好些事都记得不全了。

我没想到书良说:“从第一次见吴老我就打开录音机录下了他的谈话。”

我心里一动,一热,原来他一直就保持着采访状态,是很巧妙的有目的闲聊。我预感到了他要写点什么东西,但是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他会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当然,后来我就清楚书良的宏伟规划了,这部《人生的答卷》起始于他第一次约我去看望吴老时。我现在无论如何无法回忆起我和书良到底去看望了多少次吴老,只知道差不多每过一两个星期,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往工人疗养院去一次,从我们驻地到疗养院这段路要穿过郊区的田野,风光宜人,环境雅静,我们沿着小河一边走路一边交谈着,书良多次这样对我说:“吴老的《把一切献给党》是轰动、教育了几代人的一部辉煌著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创作一部《把一切献给党》的续

篇呢？”我不认为书良是口出狂言，他能写出这样一部续篇。我是说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写这样一部书是否有点不大合时宜，当时有几个人敢理直气壮地讲奉献，讲热爱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一次我们谈起了“把一切献给党”这个话题，本来躺在床上正输液的吴老，显得很激动，自己支撑着身子坐起来，说：

“把一切献给党怎么啦？现在有的人对过去的一切东西都想否定掉，共产党员不忠于党，难道还应该叛变党吗？岂有此理！”

接着吴老告诉我们，近日常有一些附近学校的孩子来病房看望他，他就给他们讲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故事。他们都很小，不给他们讲过去的事情，而总是灌输“向钱看”，这是要耽误我们的事业的。我听见了吴老的心跳，那是洪钟一样的心跳！

我想，吴老这次谈话肯定坚定了书良写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信心。他在黎明的时分，沿着铺着雪花的路，走过那一座座冰城，前面就是消融着雪水的大河。

我讲这些往事，甚至连一些细节都告诉大家，意在说明书良当初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是在具有一种远见的目光支配下迈开步子的，还不能说有什么风险，但是他的勇气，尤其是他执著的追求，我是佩服的。这是心里话。今天读者在读这本书时，联系一下作家在写这部书时的背景，不会没有益处的。

我栽下了一棵果树，如果它不开花，那我决不会不等下去。因为我坚信我栽的是一棵果树。

看着经常在太阳底下奔波不息、脸膛被晒得红红的书良，我就想到他在忙着栽果树。当然他会想到收获的，但是

现在他更多的是想着栽树，而且是一棵大树。

书良的《人生的答卷》即将面世了，我想还有另一部“书”同样是极有价值的，这就是他录下来的储存着吴老声音的 20 多盘磁带。我以为吴老生命最后岁月里留下的最多的声音是由书良保存着，这难道不是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吗？

王宗仁

1993 年 7 月 10 日于望柳庄

# 目 录

|        |        |
|--------|--------|
| 序..... | 王宗仁(1) |
|--------|--------|

## 忘年交

### ——吴老印象散记

|                    |      |
|--------------------|------|
| 一、我不相信他会悄然离去 ..... | (1)  |
| 二、吴老和他的书 .....     | (3)  |
| 三、第一次见到吴老 .....    | (5)  |
| 四、年轻人的良师益友 .....   | (7)  |
| 五、在工人疗养院.....      | (10) |
| 六、昨天是最好的回忆.....    | (13) |
| 七、跟随了八年的保姆.....    | (15) |
| 八、活到老学到老.....      | (19) |
| 九、最后留下的文字.....     | (22) |
| 十、老伴相知.....        | (25) |
| 十一、他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 (31) |

## 寻找太阳

### ——吴运铎的成长道路

|                   |      |
|-------------------|------|
| 一、父亲和爱探询的淘气儿..... | (33) |
| 二、逃学.....         | (36) |
| 三、甲等第一名.....      | (40) |
| 四、儿童团员.....       | (44) |
| 五、寻找活路.....       | (47) |
| 六、当了学徒工.....      | (51) |

|                  |      |
|------------------|------|
| 七、做有文化的技术工人····· | (53) |
| 八、法德官·····       | (55) |
| 九、拚命·····        | (58) |
| 十、觉醒·····        | (60) |

## 啼血杜鹃

——吴运铎在抗战的敌后

|                     |       |
|---------------------|-------|
| 一、这是我们的兵工厂·····     | (65)  |
| 二、与年轻的罗克绳·····      | (68)  |
| 三、史沫特莱访问兵工厂·····    | (71)  |
| 四、做个共产党员·····       | (73)  |
| 五、第一次负伤·····        | (76)  |
| 六、到苏北去·····         | (77)  |
| 七、建立子弹实验厂·····      | (80)  |
| 八、冲出合围·····         | (82)  |
| 九、第二次负伤·····        | (84)  |
| 十、生活永远是紧张的战斗·····   | (91)  |
| 十一、地雷显威风·····       | (96)  |
| 十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 (99)  |
| 十三、新的任务·····        | (101) |
| 十四、研制平射炮·····       | (107) |
| 十五、还差九十秒·····       | (108) |
| 十六、拆除定时炸弹·····      | (112) |
| 十七、工务科来了两个女大学生····· | (114) |

## 到战斗的最前线

——吴运铎在三年解放战争中

|                             |       |
|-----------------------------|-------|
| 一、一边撤退一边生产 .....            | (121) |
| 二、第三次负伤 .....               | (122) |
| 三、不能躺在病床上迎接祖国解放 .....       | (129) |
| <b>深山里的枪声</b>               |       |
| ——吴运铎 50 年代整顿兵工厂的一段经历 ..... | (135) |
| <b>一代人的记录</b>               |       |
| ——《把一切献给党》写作前后 .....        | (142) |
| <b>西伯利亚不是冻土地带</b>           |       |
| ——吴运铎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 .....        | (165) |
| <b>人生的历史不应该留下空白</b>         |       |
| ——吴运铎在“文化大革命”中 .....        | (196) |
| <b>画中缘</b>                  |       |
| ——吴运铎与书画的故事 .....           | (217) |
| <b>人间自有真情在</b>              |       |
| ——吴运铎一段难以遗忘的回忆 .....        | (231) |
| <b>不分离的心</b>                |       |
| ——吴运铎和他的妻子陆平 .....          | (249) |
| <b>用自己的力量充实人生</b>           |       |
| ——吴运铎离休后的故事 .....           | (259) |
| <b>你是一本教科书</b>              |       |
| ——吴运铎与病残青年的故事 .....         | (275) |
| <b>远行的呼唤</b>                |       |
| ——吴运铎生命的最后历程 .....          | (297) |
| <b>后记</b> .....             | (335) |

# 忘 年 交

## ——吴老印象散记

淡忘了我的名字没关系,但是如果淡忘了中国的昨天,那将是最大的悲剧。

——摘自影片《中国保尔》

### 一、我不相信他会悄然离去

去 A 书店买书,已成为我这些年业余时间一项顶顶重要的固定的活动内容,是轮椅姑娘 B 的热忱接待,还是因为这里的那块由吴老亲笔题写的店名吸引我?反正每月总要光顾两次。有时买上一堆书,有时买上一两本,有时则空手而归,不管有无收获,并不影响我的情绪。

小 B 和我相识在 1980 年,她是我知道的北京唯一一家残疾人俱乐部的成员,一直得到吴老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许是因为我们都曾得到吴老的教诲缘故,每每见面总是免不了互相通报吴老的近期身体状况,包括他能多吃下一两饭,常常为他瘦弱的身体担心。

关心他,为他担忧的又何止我们一两个人呢。

在他的病床头每天都摆着几封关切的信。吴老并没有被人们忘去。

1991 年 5 月 15 日,去 A 书店。B 姑娘一见面就问:“听

说了吗？”

“听说什么？”我反问。

“吴老去世了。”她说。

“不可能。”我几乎用肯定的目光盯着她。

很显然，像吴老这样影响了一代人的英雄，人们不会对他的谢世漠然的，报刊一定会发分量很重的消息。

“但愿这是传说。”小 B 极为低沉地说，“不过，我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十分可靠的。”

“那怎么可能不发消息！”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半年前，我还与吴老谈笑风生呢。

“大概是因为最近在轰轰烈烈地搞助残活动，过一段时间，集中力量好好地宣传一下吧。”虽然小 B 也吃不准宣传的规模该有多大，但她还是满怀信心地说：“瞧着吧，规模不会小呢。”

是啊，吴老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始终使我忐忑不安。我回想起在这前几天，作家王宗仁老师突然对我说：“我们该去看看吴老了，不知道他最近的身体怎么样？”

是该去看看吴老了，上次见到吴老时，葡萄还挂在藤架上，现在又是一年的春末了。终因忙，一拖再拖，拖来这么个不祥的消息。

我给宗仁老师打电话，想核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不料刚提起话头，他便大声地说：“我正想找你呢，作家报登了吴老逝世的消息。哎！等等，我找出来给你念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保尔’吴运铎同志逝世。下面是正文……’我还找你核实呢，我怀疑报纸是不是搞错了。”

他的心情和我一样，都不希望这位影响中国一代人的

革命英雄就这样悄然离去！仅仅发一条消息够吗？他老人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位置不是二三百字能容纳得下的。

显然，报纸是不会搞错的。只是我们心里实在不情愿他老人家这样默默地离开爱戴他的人们。

很快，吴老逝世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得到证实：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5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吴运铎同志于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修械班长，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程局副局长兼引信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

吴运铎是我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1939年，他和战友们建起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新步枪。

吴运铎是一位意志坚强、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在试制武器过程中，他舍生忘死三次身负重伤，仍然忘我工作。

吴运铎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1953年撰写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了五百多万册，被译为俄、英、日等多种外国文本，在青年人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条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 二、吴老和他的书

这几年，我和宗仁老师曾多次采访吴老，先后合作发表

过几篇关于他的事迹的报告文学。在长达数年的交往中，我们成了忘年交。或许是上了年纪的原因吧，他记住了我的名字，却始终记不住我的工作单位。我多次告诉他，我在总后勤部供职。心与心的交流，记不记住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老是活着的中国保尔，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写了自传体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本书叙述了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真实经历。吴老14岁就下煤窑做苦工，煤尘、瓦斯、地下水几次要吞噬他的生命。后来，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在民族危亡的最后关头，他拿着安源煤矿党支部的介绍信，投奔新四军，被分配到修械所当工人。他和战友们白手起家，靠这一点“工业基础”，造出工作母机，建立兵工厂，制造出来了各种武器：步枪、平射炮、枪榴弹。他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在试制武器的过程中，他舍生忘死，三次负伤，炸掉了左手的四个手指，左眼被炸瞎，一只腿成了残废，全身伤痕压着伤痕，进进皮肤里的零碎破片，同肌肉长在一起。他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危急时刻往上冲，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不屈不挠的意志，战胜死亡的威胁，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当他不得不躺在病榻上时，仍然刻苦钻研，坚持科学实验。他原来只上过小学，是个半文盲，因为工作需要，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掌握现代科学的兵器专家。

1953年，吴老在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的帮助下，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而他则是一本活着的“教科书”。

《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五六十年代在全国畅销，印过1000多万册。青年人把它当作生活教科书，放在枕边，装在

书包里；小学生、中学生把它作为思想指南，并且以命名为“吴运铎班”当最高荣誉。他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尚品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学习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口号。

1979年，该书进行了第44次印刷，总发行量成为除毛泽东著作外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曾被译成俄、朝、日、英、蒙等6种外文，在国外发行。“中国保尔——吴运铎”的名字，名扬四海。苏联人民还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建立了吴运铎永久性展室。

十年动乱中，他被戴上了“个人奋斗”“白专道路”的大帽子，书也惨遭厄运，成为被“造反派”批判的“毒草”。但是，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却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从他的著作里吸取力量，这使他在住“牛棚”、“看草料场”，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文革”后，他又回了兵器行业领导岗位，组织兵器研究，同时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先后出版了《和青少年朋友谈道德修养》、《人生絮语》等著作，受到广大青少年热烈欢迎。

“中国的保尔还活着！”“吴运铎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候，人们需要吴运铎精神。人们到处请他作报告，参加座谈会，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有幸认识了吴老，并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抽出时间去看望他，求得他的指教。

### 三、第一次见到吴老

初识吴老是在1983年“文明礼貌月”里。阳春三月，成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法定”日子。我那时在总后

勤部工程部队后勤部做宣传报道工作,跟随部队的官兵们上街为群众做好事(大都是扫马路、修车、补鞋、挑水、送煤等雷锋做过的一些好事),这样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对于在“文革”后复苏党的优良传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那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雷锋又回来了”。

我所在的部队是搞工程建筑的,同砖瓦灰沙石打交道。我们几个搞新闻报道的青年人在同北京残疾人俱乐部(一些北京残疾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的组织和发起者接触中,深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决定乘“文明礼貌月”的热潮干点有别于他人的“务实的好事”。有个叫王继贤的干事想出了好主意:小B姑娘正在为办个体书店东奔西跑,单靠她个人微薄力量盖起书店很困难,我们何不“近水楼台”,请“新长征突击队”的某部八连尽义务,成人之美呢?

本来这件事并不值得兴师动众,谁想被吴老知道了,并且决定来工地看看,使得这项义务劳动扩大了开工规模。听说吴老要来,部队领导很受感动,这也是部队引以为荣的事。他们除了自己扛锹肩镐来参加劳动,还组织机关干部也来参加,并且邀请吴老为部队机关干部战士作一次传统报告。

吴老被接来了,劳动了一会儿后,吴老被两个青年战士搀扶着坐在院中的“主席台”上。我挤到前面,急切地想看清吴老的容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老。

无情的战争给他塑造了一尊坚强不屈的形象:左手的四个手指被炮弹炸掉了,只剩下一截秃秃的肉桩;左脚也被炸残了,比右脚短一寸多;左眼被炸瞎了,两眼深深凹陷。这